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琯

輟耕録卷十　　　　元　陶宗儀　撰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謂曰我嘗又訪是人汝乃大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

也使我今日謝絶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今官府收斂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荆芥蓋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寖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擂粉水調灌大妙

先輩諧謔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宫道人錢唐周草窗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宫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夢弼甞言為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曰甞因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

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揺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剌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揺手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禄来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蟥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剌赤站之牧馬者公官

至禮部尚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濵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目者相之曰此子

當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
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
請為弟子戊申名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
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名不起己卯居萊州時
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名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
蠻國遣近侍劉仲禄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
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
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

豎馬圉共奬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

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忿我之後七

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

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

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

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

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

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𨵿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禄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

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禄令從官哈喇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

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名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絶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冐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遥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澒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禄

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禄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来歸命遠冐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寛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虚得其名顔色憔顇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哈喇回復奉勅旨曰青吉斯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来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

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
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
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
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
揚威德畧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
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人
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遥爰荅來章可

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㫖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賽瑪爾堪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来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虚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荅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

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為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旨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慶會録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為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戸墻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

矣完而必毁理埶然也吾不爾毁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毁矣爾宜思其毁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説服吁真人真知道哉

南池龜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畆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嚕噶齊瑪察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龜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

師張廣微_{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鼃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罥鴈兒又新

趂辦官錢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諲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

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背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羣趨馬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緑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强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来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絶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蘄黄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

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㝡獲存

䥥糟

俗語以不潔為䥥糟按霍去病傳䥥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為䥥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穆爾古蘓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詼諧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

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録事司達嚕噶齊比視家
天下雲擾所在悉痌瘝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
乙未秋杭破遁即克復浙省左丞楊諤勒哲以本部苗
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
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
刦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汚君激怒填膺指
揮吏兵收之郡民讙呼從事苗遂盡死後諤勒哲聞越
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

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為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飫醲酣咏叫嘯以為娛樂雖户外上官坌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達實特穆爾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叅謀為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

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珠克任奸黠吏為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横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鉤距致財為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埒克戩永安張某萬戶闊塔斯布哈王哈喇特穆爾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鬬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

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撾殺之初甚秘守閫軍自相謂無巳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叅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卧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憒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鬬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

生為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為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於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噬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憸邪使國家之柱石隕於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之

公辛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而軍民為君持服為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燭天墜鎮粤門化為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荅子路行三

軍之問夫穆爾古蘓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昞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珠為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

良以是也噫身有尊爵重禄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涓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為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羅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

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録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

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喀喇子山公庫庫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有音無字）字為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録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艶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

偓香奩集有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令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韈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

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

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五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眛如此

鎖陽

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笋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絶類男陰名曰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充

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輥各論三卦

淮南潘子素紀嘗作輥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謔浪調笑不爲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輥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輥亨天地輥而四時行日月輥而晝夜明上下輥而萬事成輥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輥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輥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輥又何咎也六二傳

於鉠輵象曰傳於鉠輵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䡆䡆厲無咎象曰終日䡆䡆雖危無咎也九四樸棫吉象曰樸棫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䡆象曰六五神䡆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䡆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爻配之曰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彖曰吝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

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

朋來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来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内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内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琥又作諞卦曰諞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於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諞或庶幾也終凶諞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

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諞君子以
求名干禄初九諞於同朋無咎象曰同朋於諞又誰
咎也九二略施於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
六三来其諞酒食用享象曰来其諞民取則也享其
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
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諞王用
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諞受徵不羞
也終歲弗寧秖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㭫

諞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諞衆怒殺之何過也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録之

烏蜑户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於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挈出之葬於黿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蜑户蜑音但仁宗登極特㫖故免時敬公戴卿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蜑户一一籍貫姓名置册申觧他省

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黄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

日昳為臺腢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宇尤有意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輟耕録卷十

輟耕録卷十一

元　陶宗儀　撰

寫像秘訣

王思善繹自號癡絶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構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能寫真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

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畢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逵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令著於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葢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

默識於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
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廷尉次鼻準鼻準既
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
眼堂邊一筆下来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
側邊一筆下来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
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
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
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

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臙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臙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

黃老青各一點粉薄草檀墨斡巳上看顏色清濁

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

微起有搯便笑

口唇上臙脂驀

鼻色紅臙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斡麻檀水斡

鬚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黄紅者藤黄檀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臙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臙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斡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顔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　桃

紅用銀朱臙脂合　肉紅用粉為主入臙脂合

栢枝緑用枝條緑入漆緑合　黑緑用漆緑入螺

青合　柳緑用枝條緑入槐花合　官緑即枝條

緑是　鴨頭緑用枝條緑入高漆緑合　月下白

用粉入京墨合　柳黄用粉入三緑標并少藤黄

合　鵝黄用粉入槐花合　磚褐用粉入煙合

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上黄標合　艾褐用粉入

槐花螺青土黄檀子合　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黄合　銀褐用粉入藤黄合　珠子褐用粉入藤黄臙脂合　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臙脂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黄檀子合　茶褐用土黄為主入漆緑煙墨槐花合　麝香褐用土黄檀子入煙墨合　檀褐用土黄入紫花合　山谷褐用粉入土黄標合　枯竹褐用粉土黄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緑合　葱白褐用粉入三緑標

合　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　秋茶褐用土
黃入三緑槐花合　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緑合　鮀色用粉漆緑標墨
入少土黃合　毯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緑合　金黃用槐花粉入
臙脂合　雅青用蘇青襯螺青草　鼠毛褐用土
黃粉入墨合　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　葡萄褐
用粉入三緑紫花合　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

槐花合　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　毬綾
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　沓皮用土黄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　水獺氊用粉土黄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黄粉凝　皂鞾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黄煙墨合　金絲柘同上
不入墨　紫袍用三青臙脂合　其餘一一不能
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

青與蘇青二緑三緑花葉緑枝條緑南緑油緑漆緑黄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黄槐花削粉石榴顆綿臙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

墨臙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

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盖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為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羣娼佻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傅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閹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為後人戒

夢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於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為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

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為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寃屈未伸令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為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

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為救護故逮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録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為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紿已逝王昌言與之紿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於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

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温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禱岳祠冀之紿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来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令雖少甦猶憒憒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紿氣已絶矣時建德郃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録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賢母辭拾遺鈔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為也言之再子

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為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

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多納克者杭城東輝和爾氏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多納克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刼官民府庫至輝和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多納克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

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冠允解主婦縛多納克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冠爭奪之竟又欲犯多納克身多納克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冠驚異捨而去多納克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
為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即俗所
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録師姓張九歲乃
能語凡戍安西父母遣問訊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
號萬回又䕶法論虢州閿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
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
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
還䕶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譔必有所據按此

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於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為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蔚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㰖酒三瓶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

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為之陡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分疏

人之自辦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為解顔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倣為之事見因話

録

煖屋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

則度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
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
以懸於卧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慇勤遂
與好合自此無夜不来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
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齎佳果啖我我
荅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
而女不得辭為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
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為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

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窗雜記云唐進士趙顔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顔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為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顔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劒可斬之其夕遺

顏劔劔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馬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令人謂駔儈者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墓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祔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顔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為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

榔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顔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令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剩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諸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

不出茀惶恐繫索於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
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
里救活之白於官官来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横卧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髪
提出遍身無恙止黧黑耳衆議以恐是蛟蜃之屬實
之土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久年乾涸陰
毒凝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巳亥秋
八月初旬也後讀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

多殺人先以鷄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氊段製袍為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為油所污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

至日卧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為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此為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靼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靼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

則凡上蓋之服或可槩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剳政 剳剝之政也史記帝紀三

父馬 牡馬也史記平凖書

毼布 罽也說文曰西胡毼布

香物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藏魚 說文鮓藏魚也

請室 獄也史記袁盎傳

猊糖 獅子乳糖也後漢顯宗記

令草 宜男花也傅玄賦

毛席 氊也後漢西域傳注

竹練 竹布也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　筍也說文

練香　和香也李賀詩練香薰宋鵲

南威　橄欖也太平廣記

石蜜　櫻桃也同上

木蜜　棗子也同上

雜馥　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脂炬　燭也杜陽雜編

竹胎　筍也說文

調香　和香也華嚴經曰粥香長者善調香

毛布　褐也詩七月箋

獵碣　石鼓曰獵碣蘇勗載記

玉窪　酒器也緯畧

挾日　從甲至甲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

浹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　石榴也酉陽雜俎

金鎞剌肉

茂巴爾字西瑛西域人其軀榦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鎞刺臠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鎞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榜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瓴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鎞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来偷肉故帶

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為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踴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

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為羣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於水亦可憐巳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令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歷日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

數乎

阿癐癐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癐癐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癐癐勝靜不被打阿癐癐據此乃有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来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纑以資之天歷

間浙右菑荒米價騰踴學徒散去困於饑餓吳之兄弟屢勸斬邱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産十四兒内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輟耕録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輟耕録卷十二

元 陶宗儀 撰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譔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讀之往往昧其句讀况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

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為守(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切)實沈
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思去聲)晉
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磽(口交切)
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
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
時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陴緬

音髀䏶也紕疑作緬孤顛○跒偃上苦下切下渠勿切玄武踞○守居割

有北○自甲辛包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

木腔暴三丈○餘或屬上句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

洄漣○虹蜺雄雌○穹鞠覷蜃時忍切○礙佷胡懇切島坻

音池淹淹委委平聲莎靡縵莫半切○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㴋曰香○承守寢睟雖遂切思○

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摶補各切立○萬力千氣

○底音旨發○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雹火雷

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鬅。黃帑於元切累力追切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鞾檛縚刀切。上白豹玄班。飫

距。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領曰

槐。有槐屓虛器切護。霽鬱蔭後頭。渠決決緑池

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騫。

音軒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

攡列與槐朋友。巉鉏銜切隂洽色。北俯渠。憧憧

來。刮緻面西。巽嵎疑作隅間。黃原玦天。汾水

鉤帶○白言謁○行旦艮間○遠岡青縈○近樓臺
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去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
西滸望○瑶翻碧瀲○光文切鏤○棃深撓撓奴巧切
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勢北回股努
○墆徒計切捩刀計切蹴墉○御渠歆池○南楯楹○景
悭嫋○蛟龍鉤牽○寶黿靈龐○薄猛切一音脾文文章章
○陰欲呼合切墊都念切歁呼括切煙潰靄聚桃李蘭蕙○

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蟓音灰原○開咍呼來切儲○虛明泛泛○鬼眼須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鷳挈鷺○佰音粥池豪渠○憎乖憐園○正西曰白濵○嶜烏外切深憐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鄭鄭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埒音劣○日夘酉日或作自樵途隐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娩毀魚切絢化○大小亭餖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睥

乘墉○如連山羣峰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為（或作其）池溝沼渠瀑潨（音叢）潺終出○汩汩（于筆切 音骨非）街街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將預切）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晼麗麗（上下可通作一句）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盎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音否）

補建者○池由於煬○及當作反者雅文安○薛雅裴文安二人

發土築臺為拒○幾平聲附於污宮○水本於正平軌

○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瀚人便○幾附於河

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污於汙宮具可

○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

一本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略有不同

處併附于此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作句一世説△土

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噉窮華△陴

紑狐顛△踦倔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

大池△泓橫硤旁作一句△潭中△癸次木腔作一句△瀑三

丈餘作一句△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覷蜃作一句△莎靡

縵△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摶立△萬力千氣底

發作一句△棖匽地△雹火△雷風△右胡人△鬅△黃

帑纍珠△丹碧錦禊△身刀△囊△韡△撾△緇△

白豹玄班△飫距掌髀作一句 有槐屑護霹作一句△鬱蔭

△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

朋友△巽隅間△白言謁行△旦艮間△遠岡青縈
△近△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
△雪△所為發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滸望
作一句△瑶翻碧瀲△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作一句△隄勢
北回股努墆披蹴墉作一句△南楯楹△景怪爥△蛟龍
鉤牽△烟漬靄聚△開咍儲△虛明茫茫△提鷴△
絜鷺△瞯瞯千幅△迎引西東△日夘酉樵途隖徑
幽委○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

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作一句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作一句鑿高槽作一句絕竇墉作一句為此作其池溝洛渠瀑湶每字△汩汩街衕△町畦阡陌每字△閒入汾作句水祖宗族茂盛作一句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絕地郡作一句考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作一句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句誅△此本多此字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瀚作一句人便幾附於河渠作一句

廁籌

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圊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説文廁清也從廁則聲韻初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圊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

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

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武帝

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溷而見之然漢文居灞

北臨廁使愼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髙岸夾水為廁即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郅都傳

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溷圊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

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儀禮既夕禮

甸人築埒坎隸人溫厠塞厠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
厠牏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厠行清牏行中受糞函也
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厠陷而卒趙襄子如厠執豫讓
高祖鴻門會如厠名樊噲等及如厠見柏人金日磾
如厠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厠中李斯如厠見鼠陶
侃如厠見朱衣王敦如厠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厠郭
璞被髪厠上劉季和厠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
側中崔浩焚經投厠中錢義厠神李赤厠鬼蒯聵盟

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圊矣

拗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
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
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
慧散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

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樓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譔之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間閭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紉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區
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
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
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遥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
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
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

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
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兎走急回
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
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遏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
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

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
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
化為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
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
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
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
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禄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宫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君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卻鞭

文真王額琳特穆爾之夫人卓勒約蘓德濟以賢行稱一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内暗蔵一鐵簡拔靶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亟還之

奉母避難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

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為孝行所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琚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係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

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
扑立威為務哀哉
著衣喫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著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羣臣
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巳有此
語
文章政事
呂仲實先生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

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貿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

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横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

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潬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洩則奮而上

臍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静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朓朒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

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虚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於上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歴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

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畀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騖有不能人喻而户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

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羣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録之

貞烈墓

于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没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轄

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户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傾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

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饑寒我今賣汝與人

娘豈忍哉葢勢不容已將復柰何汝在他人家非若
父母膝下比毋仍似是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
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
出市名人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
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
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

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别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健樂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齠齓之歲見育宮中嘗覩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搨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

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内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外國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强効寳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黄麻紙縹題云特健樂是外國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樂作云特健樂恐是鋟梓誤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葢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

瞿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窗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怪盖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寃寃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

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昔眞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楊子江見江濵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

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敘永訣閉户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寛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

拔數日後乃産母子二人没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覷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帕克斯巴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第達帕克巴巴克克實

輟耕録卷十二

輟耕録卷十三

元　陶宗儀　撰

中書鬼案

中書省准陜西行省咨察罕諸爾宣慰司呈巴咱爾街禮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聽房窻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遣送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寃枉弼祝之

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黒河村周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這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你家作怪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内搜獲木印二顆黒羅繩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魘魅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綵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一條内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

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諾爾李帖家孩兒延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

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禍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呪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朶眼睛呪取活氣剖腹搯割心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為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怪跟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呪燒符聽得口

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呪語收禁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採生遣使收禁符命呪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舊識鄺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魂我有收下的生魂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鄺先生取出五色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

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爲由前到大同路豐州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内到於周大家課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影内潛藏聞見一人往後院内來認得係是月惜在彼出後萬里密念呪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開扯下懸蓋眼睛及將頭髪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

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梢脚十趾梢却剖開胷腹纔方倒地氣絶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小葫蘆内至正三年九月内來到察罕諸爾平易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魂周月惜等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為買馬肉食因店内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

許出家落在紙灰内改名搶灰天歴二年二月内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縁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遷徙海南安置

烏寶傳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

人出永嘉髙則誠明烏寳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戯要
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寳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
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寳厭祖父業變姓名從
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寳之先有錢
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寳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
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寳輕薄柔默外若
方正内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
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寳小大輕

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
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
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葢知墨之末
俗也實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
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
也然素趍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
弗厭其窶人貧民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
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乆留也葢儒墨之

素不相合若此竇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竇竭誠與交田氏没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為事竇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益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竇交自竇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偽為竇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竇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

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為竇交茍得竇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竇焉竇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以知與不知咸謂之烏竇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亂始盛迨竇而益著竇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竇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竇生於唐虞三代時

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實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實之罪哉

綠窗遺藁

新喻傅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髙朗秀惠生六歳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説

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悦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寛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為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為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

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稾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尚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恒毀其稾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稾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

者廿六句特為編集成帙題曰綠窻遺稾序而藏之

五言詩曰窻裏人初起窻前柳正嬌捲簾衘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右一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鉤燈光翻出鼎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妝樓右二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月年年映壽觴右三釆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雪下喚婢捲簾看右四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

對氷雪不愛艷陽春右五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蟾
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右六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
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
海棠絲右一綠窗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
翠帷新病起潚簾飛絮正愁人右二小妹方纔習孝經
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誡窗前讀嗔道家人不與
聽右三幾點梅花發小盆氷肌玉骨伴黄昏隔窗久坐

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痕右四　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
枝上聽春鵑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五
春雨隨風濕粉牆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
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六　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
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七　空指
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
袖愁依翠竹寒右八　小窗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
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九　乞巧樓前

雨乍晴彎彎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鬭取金盆看五生右十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窗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十一未成章詩曰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户見棲鴉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荼蘼落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窗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

教婢囘金剪驕妹嗔人奪繡鍼粧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濯堦前石竹花
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堦戺
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藴淑德夙昔明詩禮
靈質奄獨化狐兎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
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巳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
右
一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

故衾裳斂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恒歸路玉顏不可恃況乃紈與素纍纍花下墳鬱鬱塋西樹他人亮同此胡為獨哀慕右二新婚誓偕老恩義永且深旦暮為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北林空帷奠巾櫛中房虛織紝辭章餘婉孌琴瑟有餘音睠言瞻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我心掩穴撫長暮涕下霑衣襟右三人生貴有別室家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為

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涙令我
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四感獨曰幽幽蕙
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
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日復愁思亂寃傷夕
方永氣變秋將晏當悤慘斷素揖篋悲綵翰憶初成
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嘆寤寢忽
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曰
人生悲死別別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

昔為連理木今為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為我思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 右一 虛窗明月滿芳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幽泉下貞心空自知 右二 追和蕙蘭曰小窗閑畫碧桃枝憶得青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 右一 江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

日暮飛花故著人右二　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巳

為將嗜殺

王皮者任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怪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歟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巳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

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呌
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斂胷間微
煖如生經宿未敢葢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
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隷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
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答曰某傭工平
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
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答亦如之乃反
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

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為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葢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掐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録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原攝卒引至原憩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鄰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

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為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雖若幻誕端可為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釋怨結姻

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

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為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柰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婉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

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為養生計即所
償錢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絶更自
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
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為券悉
值前人相視驚嘆司記為李所辱時令幸可一報復
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
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
間閭人啟户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曰

得火𥐻塲中驗𥐻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産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産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紿以疾卧不起强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為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

間人不善愼勿爲也劇飲盡懽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巳監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其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杜荀鶴詩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寃因供寨木無桑柘為著鄉兵絶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

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閑事正是鑾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太公

令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葢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為是後漢李固之父郃為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日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剛介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克遜良楨呈狀聞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為天守綱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即駙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彞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

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
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
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靦面入降大虧
臣節反以藉口矜為己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為恥
昔丁公為項王一將耳嘗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
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勢未分尚
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達賓特穆爾之於晉邸爵
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

有甚焉況天歷之初嘗充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又復賄賂權臣出為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房隣拜降都運通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令官民皆被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令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誅設居相

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辨愚恐姦臣賊子接迹傚傚
甚非國家之福伏望聞奏為天下正綱常之義將達
實特穆爾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分嚴
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為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
道不為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
二日伯勒齊爾布哈集賽第一日呼嚕圖巴納裏有時
分伊勒都齊汪嘉努殿中巴咱爾　大夫額琳沁巴勒經歷
桑節孟古古筆且齊托多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俺

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㸃罷了呵
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
氏深以為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居
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為公謀聘之既歸執婦
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
睦宛若姊娣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内不自安越
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

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又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

家為孝子而在朝為忠臣也然其敭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發墓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宫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

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

空餘白玉簪

輟耕録卷十三